

A COMPLETE SET OF BIOGRAPHIES ON AMERICAN PRESIDENTS

美国总统全传

米勒德·菲尔莫尔

中外名人传记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美国总统全传

米勒德·菲尔莫尔

主编：李富明 马建臣 赵 朝

米勒德·菲尔莫尔

全名：Millard Fillmore

生卒：1800. 1. 7—1874. 3. 8

任期：1850. 7. 10—1853. 3. 4

出身：佃农

学历：自学

职业：教师、律师

党派：辉格党

宗教：唯一神教

职务：国会议员、副总统

夫人：艾比盖尔·鲍尔斯（第一任）；卡洛琳·卡迈克尔·麦金托什（续娶）

子女：1 子 1 女

名言：合众国政府是一个有限制的政府。它限于行使特别授与的权力，以及为执行这些权力所必需的其它权力；不论什么时候，提防对各州正当权利的任何侵犯都是一种特殊责任。

一、农家之子 总统之梦

米勒德·菲尔莫尔的祖先是来自英国的移民，而一旦定居下来，他们也同其它欧洲移民一样，对这片富饶的土地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所以，当独立战争爆发后，他的祖父纳撒尼尔·菲尔莫尔也满怀热情地投入了战争。看来，米勒德·菲尔莫尔的父亲纳撒尼尔·菲尔莫尔还比较有能力，他成了一位农场主——我们姑且称之老菲尔莫尔吧。老菲尔莫尔最初在佛蒙特州本宁顿附近拓荒种庄稼，但本宁顿多是沙石地表，不利于作物生长，渐渐地他感到有些厌倦了。也就在此时，一位巧嘴利舌、诡计多端的投机商找上门来游说，他告诉老菲尔莫尔纽约州卡尤加县有块肥沃的荒地，价格也十分便宜，老菲尔莫尔正思寻觅新土地，便很快答应了，并同那投机商签了契约——可怜那忠厚的老菲莫尔竟然没看出契约的漏洞，于是，悲剧的命运开始向这个家庭悄然降临。

1799年，老菲尔带着全家来到纽约州卡尤加县安居，并开始拓荒种植作物，之后，他们一边辛勤照料新开垦的土地，一边在那座简陋的木屋里绘织秋天的硕果累累的美梦。秋天终于到了，令人失望的是田野里大多是与佛蒙特州旧土地上长出的同样秕瘦的谷穗。

1800年1月7日早晨，在这座充满阴影的小木屋里，又一个新生命诞生了——这就是未来的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菲尔莫尔的诞生给这个小家庭带来了一些欣喜和安慰。然而，他们的笑声还没有完全消失，大祸又降临到他们头上，因为

土地契约的漏洞暴露了，结果可怜的老菲尔莫尔连这片土地也守不住了，此时，他们一家差不多已一无所有！无奈之中，一家人流着辛酸的泪水向北迁移，重新寻求养育他们的土地，后来他们定居到芬格湖群地区斯基尼阿特勒斯湖附近，即今天的奈尔斯，一连当了17年的佃农，此时的菲尔莫尔已快成年了。尔后，老菲尔莫尔又把家向西南迁至蒙特维尔。1821年，他们又西迁，最后定居在布法罗附近的奥罗拉。不过，老菲尔莫尔又是幸运的，因为从他的家中诞生了一位总统，他自己作为总统的父亲也第一次走进了富丽堂皇的白宫。1863年，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才告别人世。

菲尔莫尔诞生时，他的家庭差不多已经衰败，所以，他一直是在穷困饥苦中度完自己的童年生活的。作为一个农家子，且拥有一幅壮实的身子骨，很早他便开始承担家中的农活，帮助父亲开荒、耕地、种植、收割，帮助妈妈砍柴，操理家务，空余的时间他就跑到近处的森林里去捉兔子，到斯基尼阿特勒斯湖中钓鱼。朴实的农家生活也培养了菲尔莫尔朴实的性格，性格随和，很容易接近，讲话时慢条斯理，字斟句酌，喜好用简短的句子和平朴的俗语，不过这种朴实也给其日后的政治生活带来了不便，因为他在演讲时往往缺乏演说家所特有的流畅的语言和华丽的词藻。他的朴实还表现在行动上，重实效，不爱激动，基本上是位实用主义者。

然而，朴实并不等于没有理想，菲尔莫尔甚至还是位特爱幻想的孩子，常用五彩笔描绘未来的自我。关于这一点，美国传记作家在《米勒德·菲尔莫尔：一位总统的传记》一书中写道：“理想主义的火花在他的心中闪耀……由于他所受的全部训练

都是以谋取生计或改善生活为目的，没有什么点燃得了能使他置身于彻底的理想主义者阶层的火花，不管情况多么不利于他们的利益，这些理想主义者都坚定地信守自己的幻想。然而，理想主义者的特征依然存在，虽然难得占支配地位，但始终帮助形成他的价值观念。”从少年时代起，菲尔莫尔就不满足于农场中单调的生活，他很想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世界到底有多大？同时，他也在梦想着有朝一日自己也有一个显赫的职业，甚至行使一下总统的特权，后来的事实证明，小菲尔莫尔的幻想并没有化成泡影。

与世纪作伴同行，菲尔莫尔很快长到了 15 岁，由于家境贫寒，老菲尔莫尔总盼着孩子能早日成器，以缓解家中的窘迫境况，便把他送到离家很远的斯巴达的一位名叫本杰明·亨格弗德的羊毛作坊里当学徒工。学徒工的工作特别累，要一天到晚地干个不停，而且学不到任何实用的技术，菲尔莫尔感到继续呆下去也没什么前途可言，三个月之后便背着铺盖卷回家了。可是家中也不好混，他总得谋个出路，第二年老菲尔莫尔又把他送到纽约州纽霍普的织布商扎切尤斯·切尼和阿尔万·凯洛格那里当学徒。学徒工何时才有出头之日？自己的五彩梦何时才能得以实现？菲尔莫尔心中总在盘算这些事情。他知道，要想出人头地，必须有相当的文化和技术，可是自己到目前为止只受过读写和数学方面的最基本的教育，除了《圣经》，几乎没有再读过其它的书。就在此时，纽霍普地区建立了流动图书馆，这位求知欲极强的少年好奇地走进了图书世界，呵！真没想到，流动图书馆给菲尔莫尔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野：第一次他懂得了知识的海洋是那样的广阔，而自己连接近海洋的途径都没有发现！一个偶然的机

会，他捡到一本不知谁丢弃的破字典，菲尔莫尔简直如获至宝，随之成了随身必备的东西了，甚至在上班时也把它放在机器旁边，有机会就翻阅、背诵单词。功夫不负有心人，18岁那年，他终于离开了这家工厂，走上了一个崭新的征途。

二、真情浪漫 执著追求

菲尔莫尔离开工厂后，凭着自学的知识进了纽霍普一所新办的学校。那时美国农村的办学条件还非常落后，许多学校只有一间教室和一位老师，高年级低年级的学生混合在一起，任课教师必须有能力应付各年级的教学任务。仅靠自学而走上讲台的菲尔莫尔深感自己知识的有限，怎样弥补呢？后来他寻觅到附近一所补习学校去进修，在那里他认识了年轻的女教师艾比盖尔·鲍尔斯，开始了自己的浪漫史。

1798年3月13日，鲍尔斯出生于纽约州斯蒂尔沃特，父亲莱缪尔·鲍尔斯是浸礼会的一位牧师，在莫拉维亚长大，那个地方离菲尔莫尔家所在的农场并不远。鲍尔斯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1819年她到纽霍普的一所学校任职时，才刚刚21岁。也就在此时，19岁的菲尔莫尔到这里来进修，菲尔莫尔成了鲍尔斯的学生，虽说是师生，他们在年龄上仅差两岁。菲尔莫尔在学校读书极其认真，所以进步特别明显，鲍尔斯也非常喜欢这位年长的学生，每当菲尔莫尔在学习上有疑难，鲍尔斯就会耐心地向他讲解，每当菲尔莫尔经济拮据时，鲍尔斯便悄悄在经济上给予支援，久而久之，两人的师生关系发生了微妙的然而又是质的变化——他们恋爱了。其实这并不偶然，一则他们年龄相差不大，

再则两人具有足以吸引对方的魅力，鲍尔斯既有知识又懂艺术，特别在音乐方面颇有造诣；菲尔莫尔年轻潇洒，体格魁梧健壮，身高 6 英尺，皮肤白皙，蓝蓝的眼睛，神色坚毅，充满了青春的活力。不过，当时两人没有考虑结果，菲尔莫尔继续努力追求自己的事业，鲍尔斯则怀着一腔的真情支持和鼓励他。

7 年过去了，菲尔莫尔经过苦苦拼搏，终于在法律界渐露头角，他与鲍尔斯的爱情也发展到了收获的季节。1826 年 2 月 5 日，26 岁的菲尔莫尔与 28 岁的艾比盖尔·鲍尔斯终于喜结良缘，婚礼在纽约州莫拉维亚鲍尔斯的哥哥贾奇·鲍尔斯家中举行。他们没有度蜜月，定居在纽约州的东奥罗拉之后，菲尔莫尔继续自己的事业，鲍尔斯继续在纽霍普教书，一直到他们的小儿子米勒德·鲍尔斯·菲尔莫尔诞生。

菲尔莫尔并不满足于当一名教师，更不满足在作坊里当一名工人，他有着更长远的打算，时时刻刻都在设计自己的美好未来。1819 年，19 岁的菲尔莫尔随着全家迁到了纽约州蒙特维尔。恰好，当地的法官沃尔特·伍德办了一个法律学习事务所，在菲尔莫尔的请求下，父亲同意把他送去学习法律，菲尔莫尔真是激动万分，当众流下了两行热泪，因为他知道，自己家境不好，父亲是咬着牙答应自己的要求的。菲尔莫尔学习用功、作风踏实是出了名的，两个月之后，沃尔特·伍德感到这位青年很是可靠，同时又十分同情他的困苦遭遇，便决定把他长期留在事务所，在学习法律的同时充当自己的助手，得知这个消息，菲尔莫尔简直欣喜若狂。

欣喜之余，菲尔莫尔不由又皱起了眉头，因为自己同纽霍普的织布商签的协议尚未解除，解除协约需交 30 美金给织布商，

因为自己没有工作到期。可是到哪里搞 30 美元呢？这对于贫苦的菲尔莫尔来说并不是个小数目。幸亏沃尔特·伍德又给帮忙，愿意借点钱给他，并为他找了份工作以挣点钱，于是菲尔莫尔又教了几个月的书，最终如愿以偿。

跟随沃尔特·伍德学习法律固然是件美差，可是既然作了助手，有些事情就必须替主人效劳了，甚至要做一些令自己非常痛心的事。比如说，作为助手他的重要职责之一是视察主人出租的土地，有时会遇到交不起租金的佃农，按照主人的意见就得把他们驱逐走。而菲尔莫尔是深知佃农的凄苦的，老菲尔莫尔在芬格湖群区斯基尼阿特勒斯湖附近一口气当了 17 年的佃农，自己在农场中也饱经饥寒辛酸。又过了两年，菲尔莫尔在伍德的律师事务所之外的事务所又兼职干了些事情，目的是多挣一点钱，结果此事使沃尔特·伍德很是恼火，菲尔莫尔也不肯服气，两个人由此而大吵了一通。也不知是伍德法官又指责了他，还是他自己赌气，反正事后不久，菲尔莫尔突然离开了蒙特维尔。之后，他先是到了奥罗拉，教了一段时间的书，再到了布法罗，一边教书，一边在阿萨·拉斯和约瑟夫·克拉里的事务所继续学习法律。功夫不负有心人，1823 年，23 岁的菲尔莫尔通过了律师考试，接着他便在纽约州东奥罗拉开设了律师事务所，当起了职业律师。

三、活跃政坛 初尝胜果

菲尔莫尔一当上律师，马上就涉足于政坛，在政坛上出人头地。当时纽约州西部发起了一场颇有影响的反共济会运动，菲尔莫尔积极地响应和拥护这场运动，由此得到了民主共和党内的国

家共和派的好感，在国家共和派的支持下，1829年，年仅29岁的菲尔莫尔当选为纽约州州议会议员，在州下院代表伊利县，在政治主张上继续鼓吹反共济会，与同行一道谴责了共济会章程。由于菲尔莫尔积极活跃，很快在纽约州政坛上初露头角。1830年，为了谋求更好的发展机会，他迁居到布法罗，几乎同时，作为一个特别委员会的主席，菲尔莫尔发起并帮助策划通过了废除因债务坐牢和确立州破产法的法案。或许正是因为菲尔莫尔做了类似于这样的事，他赢得了尤利西斯·格兰特总统的高度评价：“人们将牢记已故前总统的长期而有益的公共服务，以及众所周知的纯洁品格。”

1832年，野心勃勃的菲尔莫尔又高升了一步，他进入了国会。此后不久，他开始帮助国家共和派的改建工作，1834年国家共和派改名为辉格党，由此更是得到了辉格党的极力支持，同年便以该党候选人的身份再次参加国会众议员的竞选。遗憾的是，一向事事顺利的菲尔莫尔这次栽了个不小的跟头——他落选了，于是他便回了布法罗，边从事律师旧业，边为下次竞选积极做准备。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他把一名心服安插到布法罗的《商业广告报》去当主编，借这家报纸为自己广造舆论，看来，菲尔莫尔确实很有心计。1836年，菲尔莫尔如愿以偿，作为一名辉格党人重入国会，并且又连两届，一直到1843年。在此期间，他曾为亨利·哈里森1840年的总统竞选积极活动过，甚至还在许多事情上立场不稳定，忽左忽右，表现出他本性中优柔寡断、胆小怕事的一面，如在1836年总统竞选中，他首先是支持最高法院法官约翰·麦克来恩为候选人，后来在州提名会议上又倒向支持亨利·哈里森。他反对范布伦总统的独立国库

系统，还反对哈里森执政与约翰·泰勒执政期间亨利·克莱的控制国家政策，以防止辉格党国会议员与泰勒总统间的分裂，在这一步棋走输后又倒向亨利·克莱的势力，同他们一起敦促泰勒内阁集体辞职，也难怪后人对他的评论是是非非，莫衷一是。

菲尔莫尔任国会议员期间，最突出的一件事是支持通过了《关税法》。19世纪30年代，由于美国南北两方经济制度不同而带来的关税问题日益尖锐化，北方工业资本家要求政府保护关税，以促进国产企业的发展；南方奴隶主则主张降低关税、发展自由贸易，以利于输出农产品，同时进口价格低廉的外国工业品，因为当时美国工业尚欠发达，工业产品成本价格偏高。南北两方为此一直争吵不休，1833年，南方公然以脱离美国联邦政府相要挟，国会屈从了南方的意见。同年，菲尔莫尔当选众议员，他一进入国会便积极代表北方工业资本家说话，反对降低关税，不过当时他尚人微言轻，没能起到多大作用。1841年，菲尔莫尔当选为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随着地位的提高，他说话的份量也越来越重，终于，在他的反复努力下，国会于1842年否定了1833年的决议，重新把关税提高到1834年的高度。

从少年时代起，菲尔莫尔的眼界就极为开阔，而今，已在国会中崭露头角的菲尔莫尔又不满足于当一名议员了，此时，他把目光盯在了富丽堂皇的总统所在地——白宫。所以，在1842年的议员竞选中菲尔莫尔没有参加，而是在悄悄的谋划另一种更远的政治行动。1844年的总统选举又开始了，这次辉格党推举的总统候选人是亨利·克莱，菲尔莫尔积极活动，想充当副总统的候选人，为下届总统竞选谋求政治资本。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党内分歧过大，他的企图失败了。无奈之余，菲尔莫尔听从了当

地辉格党领导人瑟洛·威德和威廉·西沃德的劝告，回头去参加纽约州州长的竞选。看来这一年菲尔莫尔命运真是遭糕透顶，在州长竞选中又败给了民主党人塞拉斯·莱特。次年，他当选为纽约州的审计官。

1848年的总统竞选又来了，菲尔莫尔感觉自己尚无资格参加总统竞选，又瞄准了副总统候选人这个位置。这一次，幸运之神终于降临了，先是顺利地获得副总统候选人的资格，在最后大选中又一举成功。1849年3月5日，当扎卡里·泰勒走进白宫时，菲尔莫尔宣誓就任美国副总统。

当泰勒和菲尔莫尔开始执政时，南北双方的矛盾真是有点不可调和的势头了，特别是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问题的争论更是不可开交。按说在这多事的年头里，菲尔莫尔会同泰勒一样忙得不知所以然，但是非常有趣的是，泰勒总统对这位副总统却置之漠然，在组织内阁、制定政策方面都没有慎重听取菲尔莫尔的意见，在制定政府工作计划时，也忽视了这位在国会任职多年、经验丰富的副总统。

然而，这还不是令菲尔莫尔最遗憾的，因为继之又出现了总统与副总统之间的不和。原因即在于泰勒和菲尔莫尔对南方及新墨西哥等地的奴隶制意见上的分歧，泰勒坚决反对奴隶制的扩张，菲尔莫尔则采取了妥协的温和态度。菲尔莫尔任副总统后，根据宪法规定兼任参议院议长，在他主持参议院工作期间，与颇有势力的妥协派结成了一个强大的集团。菲尔莫尔等人采取温和态度，目的是以忍让防止南方搞分裂，因为南方地区在1833年曾以关税问题扬言过分裂问题。1850年，就关于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是否实行奴隶制问题美国国会展开了激烈的大辩论，整个

辩论由菲尔莫尔主持。泰勒总统反对妥协法案，但菲尔莫尔却与总统唱了对台戏，并且对总统提出了警告，如果参议院在此问题上出现僵局，他准备投赞成妥协法案的一票。可能是为了取得一些人的谅解之故吧，菲尔莫尔还向泰勒保证过，他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以此与政府作对，而恰恰是出于为合众国的最大利益考虑。但是，菲尔莫尔的主张并不合乎当时美国的发展趋势，所以，他的这些举动立即遭到了以西沃德为首的一部分反妥协的参议员的强烈反对。西沃德也是辉格党人，且与扎卡里·泰勒总统的关系非常密切，对泰勒总统的决策影响之大要远远超过菲尔莫尔这位副总统。这样，就出现了泰勒总统与菲尔莫尔主持的参议院之间的对立。

或许是上帝的故意安排吧，这种对立持续时间没有多长，1850年7月4日，泰勒总统突然患病，7月9日，菲尔莫尔前去探望了弥留之际的总统，同时也意识到总统的时间不多了！当天夜晚，一名宫廷信差来到了华盛顿威拉德旅馆他的房间，告诉他泰勒总统已经去世。听到这个消息，也不知是什么原因，菲尔莫尔竟然彻夜未眠，是喜？是悲？还是兼而有之？只有上帝和他自己知道。

不管怎样讲，泰勒的去世，对菲尔莫尔的政治生涯是件喜事。1850年7月10日上午，即泰勒死去的第二天，国会两院召开联席会议，会议由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法庭首席法官威廉·克兰奇主持，菲尔莫尔被推举为美国第十三任总统，并宣誓就职。

四、继任总统 难免尴尬

泰勒总统虽然去世了，但国会内部关于妥协法案的争论并没有结束，泰勒在任时的 7 位内阁部长仍然坚持反奴隶制意见，由于这种主张无法与菲尔莫尔达到调和，7 位部长集体辞职，这是美国历史上副总统接任总统时全部更换内阁成员的唯一事例。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一向态度温和的菲尔莫尔这次却显示了铁一般的手腕，对他们的辞职毫不挽留，并立即任命丹尼尔·韦伯斯特为国务卿，此事表明，菲尔莫尔已同赞成妥协案的温和派达成了同盟。

本来，妥协派是占下风的，因为泰勒总统反妥协态度异常坚决，但菲尔莫尔一上台，形势立刻发生了转折性变化，菲尔莫尔利用他对政府和党领导的影响全力支持妥协法案。1850 年 8 月 6 日，那时他上任尚不足一个月，菲尔莫尔便向国会递交了一份国情谘文，建议付给得克萨斯一笔款子，以使之放弃对新墨西哥一部分领土的要求，在国情谘文的结尾他明确讲道：“我认为再没什么比对困难的妥协解决更应受到美国人民欢迎的了。这些问题长期以来一直使国家动荡不安，并且占用了国会的时间和精力，使国会无暇顾及其它的事物。”也就在菲尔莫尔的国情谘文提交之时，国内的舆论也日趋走向调和，看来妥协是明显占上风了。在这种情势之下，许多原来坚决反对妥协法案的辉格党人也放弃了对于禁止推行奴隶制的《威尔莫特旦书》的坚持。这种现象的出现使许多反奴隶制者大失所望，马萨诸塞州的众议员霍勒斯·曼曾痛心地说道：“在众议院里，大约有二、三十名北方人

在泰勒将军去世前发过誓，要像圣保罗那样不吃不喝，直到他们投票通过这项限制性的《威尔莫特旦书》。而现在，这些人在全世界面前却来了个大转弯，置他们自己各州的指示于不顾，收回了他们自己发表过上千万次的声明，投票又来反对这项协约。”俄亥俄州的参议员萨蒙·P·戴斯在报告菲尔莫尔迫使六位新英格兰参议员改投选票时也哀叹道：“《得克萨斯让交提案》由于新政府的影响已经通过，这个新政府是十足的守旧派和妥协派。菲尔莫尔的国情谘文维护美国的权力，并宣布他的目的是支持这种权力，然而，他却通过妥协的办法乞求国会把他从这个义务中解脱出来——那份国情谘文就是起到了这个作用。”最终，在菲尔莫尔与来自伊利诺斯的参议员斯蒂芬·艾·道格拉斯相结合的推动下，妥协法案的各项内容皆以勉强的多数在国会上获得通过，其基本内容有：

(1)、加利福尼亚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在从墨西哥获得的领土上建立的其它州的居民将自行决定是否允许奴隶制。

(2)、确定得克萨斯州的边界，并且得克萨斯将获得 1000 万美元用于支付其债务。

(3)、在得克萨斯州让出的土地上，建立新墨西哥和犹他两个地区。

(4)、在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禁止奴隶买卖，但不废除奴隶制本身。

(5)、通过《逃亡奴隶法》，意在通过强有力的法律手段帮助奴隶主追缉逃亡的奴隶。

到 9 月 20 日，菲尔莫尔总统对以上条款都签了字，表示生效。后来这条款被统称为《1850 年妥协案》。妥协案暂时达到了

菲尔莫尔的目的即防止美国内战的爆发，它在一定程度上安慰了气焰嚣张的南方奴隶主，也满足了北方的妥协分子。在南方来说，只有南卡罗来那州仍顽固地坚持搞分裂，后来，它感到自己势单力孤难以成事，也勉强接受了妥协法案。此时的菲尔莫尔好像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认为他们所碰到的困难和所察觉到的危险终于顺利地克服了，甚至还向国会和国家表示祝贺呢！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曾说道：“我现在可以睡几夜安心觉了。”

然而事情并不像菲尔莫尔想象的那样简单和顺利。显然《逃亡奴隶法》是最有争议的部分，它明确规定要求联邦政府积极参与约束奴隶，逃亡嫌疑者要被剥夺在诉讼中受审或作自我辩护的权利。结果，许多本来居住在北方的自由黑人被一些南方种植园主诬告为是他们的逃亡奴隶，从而使这些黑人重新带上了奴隶的枷锁。“地下铁道”（指反对蓄奴制度而组织帮助黑奴从南方逃向北方非蓄奴州或加拿大去的秘密渠道）沿线那些帮助和教唆逃亡奴隶的人将受到严厉的刑事和民事处罚。这个法令对北方反奴隶制派的人来讲是绝对不可容忍的，因为这样下去，当时已获得自由的 40 多万黑人就常有被逮捕和审讯的危险。因此，菲尔莫尔政府遭到了北方废奴主义者的强烈反对，北方的工业资本家于此也深怀不满，最有典型意义的是，事后不久芝加哥市议会通过了特别会议，拒绝协助在该市追捕逃亡的奴隶。一些态度强硬的辉格党人怎么也不肯原谅菲尔莫尔对《逃亡奴隶法》的签署，于是想法剥夺了他 1852 年总统提名的权利。1851 年，美国废奴文学的代表作《黑奴吁天录》发表，引起了世界轰动。有人宣称，该书的作者斯托夫人就是出于对奴隶制的不满，才产生了以小说控诉奴隶制罪行的创作动机，《黑奴吁天录》的诞生，最终成了美

国南北战争的催产婆。

菲尔莫尔本意是在奴隶制问题上搞折衷调和，结果事与愿违，非但北方反奴隶制者反对他的决议，南方的种植园主对 1850 年妥协案也存有种种怀疑。由于南北双方都不再乐意支持这位温和的总统，从而使莫尔莫尔陷入了极其尴尬的境地。1853 年 3 月 3 日，菲尔莫尔任期届满，只好怅然地离开了白宫，到此，他的总统任期仅有两年零八个月。

菲尔莫尔在政治上采取温情主义，由此招来了看法截然相反的不同评论。约翰·克里坦登部长赞扬他说：“我们这位总统是个非常出色的人。我们与他朝夕相处三年，但我怀疑，在这段时间内，我们之中会有一个人能够说，我曾听见总统说过一句愚蠢的或没有意义的话。”但总地来讲，对菲尔莫尔的批评更为尖锐，霍勒斯·格里利在 1851 年明确评论道：“菲尔莫尔缺乏勇气，他缺乏骨气。其用意很好，但他胆小怕事，优柔寡断，动摇不定，喜欢依赖。”威廉·西沃德议员的批评甚至到了咒骂的地步：“上帝终于把这个做事犹豫不决和见解模棱两可的家伙带到了当机立断和单一见解不可或缺的地方。”

菲尔莫尔在处理奴隶制问题上不得人心，但在政绩上也并非一无是处，例如，他积极鼓励铁路建设，有力促进了特别是美国西部经济的发展。1840 年以前，美国铁路基本上局限于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西部广袤的原野上几乎看不到钢轨的延伸。早在菲尔莫尔当议员期间，他就与其它一些议员提议鼓励资本家修筑铁路的赠地法案，在他任总统后，一些资本家积极地投资于铁路建设，1852 年，东西铁路在芝加哥接通，该市遂成了美国铁路网的中心。

托马斯·杰斐逊总统在给威廉·肖特的信中曾讲道：“如果在每个美国人的思想里存在着一个比其它任何原则更为根深蒂固的信条，那就是我们决不应进行征服掠夺。”然而，事情恰恰相反，自从门罗当选为总统以后，美国便开始了积极的领土扩张，就连温和的菲尔莫尔也不例外。为了打开远东贸易区的大门，1852年，菲尔莫尔总统派海军少将马修·佩里带领四艘军舰驶向太平洋彼岸，去撞击日本的大门。佩里将军没有辜负总统的厚望，1854年，他强迫日本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神奈川条约》，条约规定，允许美国在日本设立领事馆；日本开放两个港口作为通商口岸，美国船只可以驶进日本的这两个海港以补充煤炭和食品淡水等生活物品，并可以在开放港口进行贸易。日本的大门就这样轻易的被打开了。

作为一个自学成才的总统，菲尔莫尔从小便养成了爱书藏书的习惯，他的妻子艾比盖尔·菲尔莫尔曾任教多年，兴趣广泛，尤爱读书，这一共同的爱好遂促使了白宫图书馆的产生。进入白宫后，艾比盖尔把白宫一楼的一个大房间改装成一个小小的图书室，把菲尔莫尔收集的几千册图书移置于内。菲尔莫尔对此也是兴趣盎然，并以总统的身份支持建立一个常设的白宫图书馆。他的建议很快得到国会的赞同，于是白宫图书馆正式诞生了。并且，自1851年开始，国会每年要拨出一部分专款，给总统作为买书的基金。也许是菲尔莫尔太喜欢图书了吧，在他总统任职期间上帝与他开了个不小的玩笑，1851年12月24日，国会大厦失火了，有三分之二的国会图书在大火中化为灰烬。

菲尔莫尔喜欢读书，但兴趣主要在于取于实用，而不是纯文艺性作品，这同他炽烈的政治梦想是密切相关的。因其以自学而

出名，1846 年他被任命为布法罗大学校长，直至去世。

五、温情脉脉 遗恨绵绵

菲尔莫尔最大的缺点就是优柔寡断，即使在极为关键的时刻也往往如此，由此而带来了永久性的悔恨。1852 年，辉格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巴尔的摩召开，推举下届总统候选人，可怜的菲尔莫尔一时却决定不下是否应当向大会提出主动要求当作总统候选人，再加上许多辉格党人对其妥协政策的一向反感，他的总统候选人资格大大减弱了。实际上，菲尔莫尔对于自己被提名充满了自信，他以为自己对辉格党人事权的控制会使他获得候选人提名。直到最后，他才向大会申明态度，表示愿意“以诚恳的勉强态度参加竞选，让我的名字在公众面前仅仅作为一个可能的候选人。”

在候选人竞选大会上，曾出现一些戏剧性的故事。第一轮投票中，菲尔莫尔以 133 票领先，但菲尔德·斯科特将军仅以两票之差紧跟其后，对菲尔莫尔威胁性甚大。特别有趣的是，为了最后一次竞选总统的机会，丹尼尔·韦伯斯特，这位一向忠诚于菲尔莫尔且深得菲尔莫尔信任的国务卿，也参加了竞选，且得了 29 票，这使菲尔莫尔很是恼火。

投票继续进行，由于辉格党人内部意见分歧过大，菲尔莫尔的支持者也仅限于通过《1850 年妥协案》而得到少数南方人的支持，所以一直没有一个候选人的票数能获得多数。此时菲尔莫尔真地感觉到情况有些不妙了，或许是出于能够退场的缘故，他向大会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如果他的候选人资格看起来无望，就

向大会宣读此信，宣布自己愿意退出竞选。看到情势发展到这种状态，有些菲尔莫尔的朋友坐不住了，他们开始行动起来为菲尔莫尔拉选票，怎么办呢？很明显，向一向反对菲尔莫尔的人去游说是毫无意义的，找来找去，他们把韦伯斯特当作了目标，劝说韦伯斯特退出竞选。还好，韦伯斯特同意了，并且向菲尔莫尔写了封短信：“我于今天上午打电报给巴尔的摩，要求结束这场悬而未决的争执。我想你可能在一点钟以前获得提名……”

韦伯斯特的电报到了巴尔的摩，也确实起了作用，支持韦伯斯特的大会代表同意解散团伙。然而，韦伯斯特也没有预料到，他的代表朋友们在散伙时没有站到拥护菲尔莫尔的大旗下，而是倒向了拥护斯科特。于是，在第五十三轮投票中，斯科特获得提名，菲尔莫尔惨败而退。看来，这种结果菲尔莫尔也预料到了，在最终结果出来之前，他又给韦伯斯特回了一封短信，说明自己也已要求撤回自己的名字，并抱怨道：“你的电报发得太晚了，恐怕无济于事。”其实，菲尔莫尔即使获得提名参加总统竞选，总统的位子也毫无可能再到他手，当时的美国选民喜欢他的人已不占多数，可以作为旁证的是，辉格党人提名的斯科特在大选中也丢尽了面子，仅得到了四个州的票。

大选结束后，菲尔莫尔的任期也即将来临，他也无意再在华盛顿住下去了，便打算回布法罗去，看看那里的情况。因为布法罗旧居显得比较普通，特别是和富丽堂皇的白宫是无可比较的，爱好体面的菲尔莫尔也不想去住，于是便给一位朋友说：“请为我在布法罗找一所合适的房子。”实际上菲尔莫尔拥有 75000 美元的家产，在当时来说还算比较富有，但若依靠这些家产过总统一般的生活是根本不可能的，要想过比较体面的生活，他还得寻

觅一种职业再挣些薪水。其实在任总统期间，菲尔莫尔也是靠薪水生活，而不像其它前任总统一样靠家产。回布法罗去干什么呢？他想挣钱，但又不愿接受感到有损自己尊严的职业，此时有人聘他去当一银行行长，他考虑了一通还是放弃了，他想重操旧业：当律师。

1853年3月4日很快来到，第十四任总统富兰克林·皮尔斯宣誓就职后，菲尔莫尔立即离开了白宫。他先是住到了距白宫一个街区的威拉德旅馆，稍作暂留便离开令他丢尽面子的华盛顿。然而，此时的菲尔莫尔真是祸不单行，第二天早晨妻子得了重感冒，他只得勉强再住下去了，没想到妻子的病越来越沉重，三个星期后，可怜的艾比盖尔·鲍尔斯·菲尔莫尔与世长辞。

料理完华盛顿的事情，菲尔莫尔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布法罗。现在，妻子也去世了，家庭开支无需那么大了，他也懒得再去操持律师旧业——他真的有点心灰意冷了，自我解嘲道：“我的律师界的同仁们，一定会很自然的说：‘你已经到过顶峰，该满足了’。”于是，菲尔莫尔买了一所宽敞的别墅，在布法罗的市中心过起闲适的生活来。

六、神秘公子 慈善公主

米勒德·菲尔莫尔只有一个儿子，名叫米勒德·鲍尔斯·菲尔莫尔；不知为什么，在其一生中人们都称呼他为鲍尔斯。鲍尔斯出生于1828年，那时菲尔莫尔已在布法罗开办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所以鲍尔斯从小便与法律打上交道。他比父亲菲尔莫尔幸运多了，一则是家庭条件比较优越，二则从小即受到了良好

的教育，母亲艾比盖尔·菲尔莫尔多年执教且一生都酷爱图书，给他以极大影响。

鲍尔斯首先是在布法罗他父亲的法律事务所里帮忙，并在父亲指导下学习法律。后来，他又进了哈佛大学正式攻读法律。大学毕业后，鲍尔斯通过了纽约州开办律师事务所的资格考试，看来他是想独立操持律师这一行业了，恰巧，菲尔莫尔由副总统直接任职总统，鲍尔斯便随同父亲进了白宫充当父亲的私人秘书。

两年以后，菲尔莫尔总统任期届满，怅然离开白宫，鲍尔斯也随同父亲回到纽约州的布法罗。根据鲍尔斯一生的行动事迹，我们可以感觉到菲尔莫尔的失去总统职位，特别是母亲艾比盖尔·菲尔莫尔的突然去世，给鲍尔斯的心理、性格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行为显得有些古怪异常。回到布法罗，他没有像他父亲那样住进漂亮的别墅、过起闲适的生活来，而是独自开办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不料，事过不久，事务所发生了一场火灾，火灾吞噬了他的一切工作笔记、私人信件及其它有关其思想、言行的一切记录，于是，后人也无从了解他开办事务所的状况，包括他所接受的案子的数量、处理的水平、社会交往的情况、个人情感问题，同菲尔莫尔及艾比盖尔的联系等，遂使这一段生活经历成了一个小谜案。律师事务所失火后，鲍尔斯也无心再干下去了，便转入了联邦法院，成了一名法院秘书。

1858年2月10日，鳏居5年、年已58岁的菲尔莫尔再次结婚，然而年届而立之年的鲍尔斯还是孤凄一人。看来，这位继母无论如何也无法取代其亲生母亲的位置，并且两人之间的感情存着明显的裂隙，鲍尔斯的内心世界变得更加凄酷。作为政治家

的菲尔莫尔在处理自己的家庭问题上却苦无良策，为自己、为儿子都留下了永久的遗憾。虽然菲尔莫尔在遗嘱中要求鲍尔斯与他的第二个妻子努力和睦相处，但是这母子二人却在继承权问题上争执得不可开交。或许菲尔莫尔与鲍尔斯之间的父子关系也不是太融洽，菲尔莫尔在遗嘱中把他的绝大部分财产留给了第二个妻子，鲍尔斯由此向法院提出对后母的控告，结果，可怜的鲍尔斯胜诉了。然而，出乎意料的是鲍尔斯刚一获得继承更多财产的权力，他又把通过官司赢得的东西，其中主要是一些酒、银器和大量藏书，全部卖掉了，尔后过起一种放荡的生活。由此可以看出，鲍尔斯与后母之间并不存在一丝什么真正的母子温情。从此以后，鲍尔斯也不再思考进取、奋争，在布法罗的蒂夫特公馆租了一套房子，作为一位客人长期住宿下去，整日同一些闲荡无为之人聊天消磨时光，那时，他才 46 岁。1889 年，消磨了 15 年时光的鲍尔斯死于蒂夫特饭店，他死时没有一个朋友在他身边。

鲍尔斯的遗嘱公布了，有一部分刊登在《纽约时报》上，其古怪的要求使全社会为之震动：“我特别要求并命令我的遗嘱执行人，切实尽快烧毁或以其它方式销毁掉所有我父亲、母亲和我妹妹写给我的信件和我写给他们的信件，此事要在他的直接监督下执行。我希望在我死去之前，能够亲手做到这一点。”鲍尔斯的要求得到了切实的执行。

鲍尔斯为什么要这么做？是为了掩其家族的一些隐私吗？是为了报复其父亲菲尔莫尔吗？还是不想让自己的内心世界展示于世人？全国人无不猜测，但都毫无意义，神秘的小菲尔莫尔留下了一个永远都无法破解的谜。

菲尔莫尔也只有一个女儿，名叫玛丽·艾比盖尔·菲尔莫

尔，亲友们都叫她艾比。1832 年小艾比出生于布法罗，当她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对音乐特别感兴趣，这一点颇似她母亲艾比盖尔。但小艾比所受到的正规教育却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许多人，她先是在马萨诸塞州伦诺克斯的一所私立学校读书，后入纽约州师范学校学习，并且准备将自己的一生奉献于教书生涯，这一点又颇似从教多年的母亲。小艾比并不漂亮，但是她的种种品质吸引着许多人，非但如此，小艾比天生聪明伶俐，讨人喜欢，曾有人这样描述过她的形象，她的一生“总是不断转着念头，用一些令人吃惊的事情、一些什么礼物，或者是什么旅行，什么愉快的事情来使别人高兴。”还说她是一个性格外向、活泼可爱、容光焕发、富于魅力的女孩子。艾比不但生就一副可爱形象，而且聪明透顶，会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并精通西班牙语、德语、意大利语，另外，她还继承了父亲的那蓬勃的生气和自信，真可谓是一副天生的公主形象。

艾比从师范学校毕业以后曾在布法罗的公立学校教过书，那时她才 18 岁。1850 年，菲尔莫尔担任总统，遂改变了艾比的人生之路，因为艾比的母亲那些年一直身体不好，但白宫总需一位女主人呀，就这样，正如前任总统扎卡里·泰勒的小女儿玛丽·伊丽莎白·“贝蒂”·泰勒一样，艾比代替母亲履行起白宫女主人的职责。虽说艾比还不到 20 岁，但在充当女主人角色时却能够“在总统的桌前轻松自如，简直好像她生来就是一位公主”。同时，她还是一位有才华的音乐家，能演奏钢琴、竖琴、吉它，并在白宫的庆祝仪式上表演过。对于菲尔莫尔来说，有这么一位聪慧可爱的女儿应该是无比幸福和自豪的，无疑，艾比的言行对菲尔莫尔的为人也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1853 年，菲尔莫尔夫人去世，艾比随同父亲一道回了布法罗。菲尔莫尔的政治生涯暂时告一段落，艾比则带着她那永恒的魅力再次走上讲台。此时的艾比仍旧保持着那种助人为乐的天性，不久她到东奥罗拉去看望祖父，并带病帮助老人在新居定居下来。然而，可爱的艾比在 12 小时后便因霍乱死于祖父的新居。那时，她母亲去世不足一年，年轻的艾比也不过 22 岁，正是黄金一般的年龄。母女两人的相继去世，令政治失意的菲尔莫尔在心灵上又蒙了一层阴影。

同她的哥哥鲍尔斯一样，艾比也没有结过婚，孤单单一个人走完了短暂的人生旅途。于此，有人这样描述道：“好像一位童话中的公主，她步入人生，带着仁慈善意触摸她所认识的一切人，然后又在做着关心他人的事情中离去了。”

七、卷土重来 用心良苦

在菲尔莫尔离开白宫不足一年时间里，妻子女儿相继去世，儿子鲍尔斯同自己关系一般，且又是单身汉，可想而知，他的心情极为悲痛。特别是女儿艾比的死，使他那种闲适的生活也过不下去了。为了另寻一种精神寄托，用以化解其浓郁的悲痛，他总想再找点事做，干什么呢？当然首要的还是跻身于政坛，那里才是真正能使英雄显本色的场所。更重要的是，投身政治，菲尔莫尔毕竟还有他的政治资本。虽然菲尔莫尔在 1852 年的总统竞选中失败，但他在辉格党内仍有一定影响，极力想在 1856 年的大选中卷土重来。只是辉格党自从 1852 年分裂后，组织日渐衰弱，特别是 1854 年北方工业资本家、中产阶级和工人、北方和

西部和小农以及废奴主义者广结联盟组织了一个新的政党——共和党，辉格党中一部分人也加入了这个组织，辉格党的力量更小了。但菲尔莫尔仍然坚持自己的温情主义，认为共和党反对奴隶制过激，因此拒绝与该党来往，并开始与另一个排外主义政党——“美国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美国党成立于1850年，是个沙文主义政党，它既反对天主教徒，又反对外来移民，它的纲领试图不让移民担任公职，并主张将移民入籍年限延长至21年。由于美国党强烈的排外性，遂导致了这个政党先天性的力量薄弱。

菲尔莫尔为了积累政治资本，同时聊以忘却失去妻子女儿的悲痛，从1854年春天起就开始了长期旅游，先是广泛地游历了美国南部和中西部，以扩大自己在这些地区的影响。通过这次旅游，菲尔莫尔感到自己的势力影响不应仅限于美国国内，而应当到欧洲各国去开开眼界。1855年元旦这一天，菲尔莫尔告诉朋友们说，他准备以美国党的名义参加总统竞选了，“长期以来，我一直怀着恐惧和忧虑的心情注视着外国人竞争选票，对我国的大选施加腐蚀性影响。”他对自己的政治职位“被外国出生的人占据，本国出生的人反而遭排挤”的耻辱，进行斥责，由此他呼吁把政权赋予在“自由国家里生长”的人。实际上，菲尔莫尔这是在为美国党的纲领作宣传。不过，这种宣传很难说会取得广大民众的拥护，因为总体来讲，美国民族排外性并不强。

随后，菲尔莫尔动身了，5月份他横跨过大西洋，把他的竞选工作留给美国党的负责人去组织。菲尔莫尔首先驻足于英国，与前总统马丁·范布伦同时在伦敦逗留，并在英国下院一同露面。牛津大学负责人听说菲尔莫尔光临伦敦，想授予这位以刻苦

自学出名的美国总统荣誉博士学位，但菲尔莫尔拒绝了，对此，他这样解释：“我认为，任何人都不应接受自己没有能力攻读的学位。”不久，他又前往爱尔兰。

随后，菲尔莫尔又到了法国巴黎，在那里他得知纽约的编辑霍勒斯·格里利因无力偿还债务而遭到监禁，于是便作了担保，解救格里利出了牢狱之门。

告别法国后，菲尔莫尔踏上了意大利的国土，在罗马却因是否拜见教皇而大伤脑筋。按照惯例，谒见教皇时，菲尔莫尔应当曲膝去吻教皇的手，但支持菲尔莫尔的美国党是强烈反对天主教派的，经过左右思量，菲尔莫尔还是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走进了大教堂，幸甚幸甚，教皇庇护九世没有让这位新教徒客人曲膝行礼。游历完意大利，菲尔莫尔又到了普鲁士、土耳其和埃及。

就在他欧洲旅游期间，1856年2月，美国党在费城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提名菲尔莫尔为1856年该党总统候选人，然后函告正在欧洲的菲尔莫尔。菲尔莫尔欣然接受提名，在回信中还表示同意该党的纲领，6月，他才带着希望踏上归国的征途。9月，他又接受了辉格党的提名，作为该党和美国党的双重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

1856年夏天，经过13个月漫长旅游的菲尔莫尔回到了美国。一踏上美国国土，菲尔莫尔就看到事态有些不太妙，支持自己的美国党正处于危机之中。当时，美国党虽然一度气焰较盛，但毕竟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广泛影响，要想达到这一步，仅凭它的排外沙文主义纲领是远远不够的，它必须在更大更广泛的问题上表明自己的立场，以此获得广大选民的理解和支持。美国党所遇到的首要大问题就是蓄奴制。在党派斗争中，共和党很想

肢解并继而吞并美国党，于是，共和党便派人打入了美国党内部，让这些人以美国党成员的身份要求该党在蓄奴制问题上表明立场，共和党也希望美国党支持国会的限制蓄奴制的纲领，从而渐渐把该党支持者拉向自己这一边。然而，美国党拒绝了，打入美国党内部的共和党人利用这一机会声称要退出美国党，并借机扬言美国党支持蓄奴制，事态的发展对美国党明显是不利的，菲尔莫尔对该党的这些做法也不太满意，于是在菲尔莫尔与他的支持党派之间又出现了感情的裂隙；再则，菲尔莫尔也并不反对天主教，对外来移民也不像该党纲领中规定的那样敌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党给人们的印象是立场不明，态度不坚决，从而使该党失去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距 11 月的大选日期越来越近了，共和党与民主党都在为自己提名的总统候选人进行热烈的宣传。与此相反，美国党此时却显得异常沉寂，因为该党虽说曾显示过较强实力，但由于缺乏职业的政治经理人，在大选活动前的宣传中得不到严密的组织，从而使该党在最关键的时刻显得有点群龙无首。到了秋天，民主党与共和党甚至开始对本已显得微弱的美国党开始了攻击，呼吁菲尔莫尔的支持者抛弃美国党，不要再浪费珍贵的选票。民主党人告诫美国党人及其支持者说，投菲尔莫尔一票，就是反对共和党一分。看来，美国党真是有点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了。美国党的局面不利，菲尔莫尔随之也更加被动，1856 年大选揭晓，结果令菲尔莫尔大吃了一惊，自己仅得到 28% 的票数，远远落后于民主党候选人布坎南和共和党候选人弗里蒙特。选举结果还表明，自己的支持者仅限于南部的蓄奴州，这些州给了他一半以上的选票。这次惨败结束了菲尔莫尔的政治生涯，同时也为辉格党、美

国党敲响了丧钟。这次参加大选，由于支持党派力量的弱小，菲尔莫尔本来就不无担心，失败难免：“从个人来说，我对于这一结果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我羡慕成功的手；不过，我真诚的希望他在升任高位后不至于在建立和平和谐方面放弃职责”。同时他也明确认识到自己应该退出政治舞台了，妻子没有了，女儿没有了，唯一的儿子又是位单身汉，还有多大的意义呢？“我认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已到尽头了，再也没有什么进一步的要求了。”他向一位朋友申明：“我声明，我不再属于任何政党，只属于祖国，我将不参与任何政治事物。”

告别政界，表明其人生的一个阶段走完；然而，一个阶段的结束同时又意味着另一个新阶段的开始，菲尔莫尔还得计划如何度过余生。平平淡淡地走下去吗？但心中总有一种难以平息的失落感，也决不甘心做任何有损于总统体面的事情，此时的菲尔莫尔有点像疾风中的秋叶难以把握自己未来的命运：“我们的总统们，竟然被冷落的撇在一边，无人理睬，或许还迫于生计，在街道的拐角上开个杂货铺，这真是国家的耻辱……我们选举一个人当总统，期望他诚实办事，或许还能放弃营利职业。然而，我们在利用他后，就让他隐居起来，也许还任其陷入贫困。”其实，老菲尔莫尔的抱怨并非无的放矢，由于欧洲之行及其它事务开支过大，他的积蓄已经不多，在经济上陷入了困境。因此他向政府提出建议，向每位前任总统支付 12000 美元的年金，但没得到答复。

八、风雨晚年 不甘寂寞

1856 年竞选总统的惨败，菲尔莫尔真是心灰意懒了，之后，他便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家乡布法罗的公众事业上。他出钱帮助建立了布法罗的第一所中学，还帮助建立了一个以“森林学园”著称的成年人自我改进组织、青年联合会、布法罗火灾互助保险公司、布法罗美术学院、布法罗历史学会、布法罗大学和布法罗总医院，除此之外，他还向公共图书馆提供资助。可以说，步入晚年的菲尔莫尔确实做了许多有益于公众的事情。

虽然菲尔莫尔给自己安排了种种事务，但鳏居的孤清生活总使他感到有些寂寞——他打算再续娶一位夫人。1858 年 2 月 10 日，菲尔莫尔与纽约州奥尔巴尼的富孀卡罗琳·卡迈克尔·麦金托什结婚。卡罗琳的前夫是奥尔巴尼著名的实业家伊齐基尔·麦金托什，所以卡罗琳非常富有，在结婚前她与菲尔莫尔还签了一份协议，让菲尔莫尔作她的财产代理人。那时菲尔莫尔 58 岁，卡罗琳 45 岁。同卡罗琳结婚，对于年老的菲尔莫尔来说未尝不是件好事，她给菲尔莫尔带来了一大笔财产，解决了菲尔莫尔的拮据困境，偿付了欧洲之行欠下的帐单，还在布法罗的尼亚加拉广场买了一幢豪华的大宅第，在那里经常召开盛大的宴会，招待该市的达官贵人和社会名流，夫妻俩也成了当地社交的中心人物。在此之前，他们夫妻两人又到欧洲的法国和西班牙旅游了一次。按道理来说，续娶夫人之后的菲尔莫尔应该比较幸福美满了，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唯一的儿子与这位后母总也难以和睦相处，这给菲尔莫尔带来了难以免除的遗憾。1874 年菲尔莫尔去

世后，卡罗琳仍旧居住于尼亚加拉广场的宅第中，直至 1881 年 8 月 11 日去世。

当 1860 年的大选又来到时的时候，菲尔莫尔没再介入竞选。他知道，自己的政治峰颠已成昔日黄花，即使自己再抛头露面也没有多少人响应自己的号召了。不过，作为多年政坛上的老将，他心中的政治火苗并没有完全熄灭，当政治暴风雨来临的时候，他还要趁闪烁几下，发散一下余光。60 年代初，美国内战的形势越来越明显了，可以说是一触即发，可在任的布坎南总统却迟迟下不了决心采取行动，这引起了北部联邦的强烈不满，他们纷纷指责布坎南。菲尔莫尔也不再沉默，加入了日益高涨的批评者的大合唱，甚至破天荒的事情出现了，菲尔莫尔——这位自始至终的温情主义者——竟然发表言论说什么布坎南应该使用武力来防止南方联邦的分裂行动，并声称那些企图脱离联邦者，“应被视为阴谋叛国者拼凑起来的未经授权的州议会，理应像其它任何不合法的议会一样受到惩罚。”

虽说菲尔莫尔自己未介入 1860 年的竞选，但在这次大选中也没有完全保持沉默。当时共和党提名的候选人是坚决反对奴隶制的亚伯拉罕·林肯，或许是由于对奴隶制看法的分歧，菲尔莫尔对林肯当选不抱什么希望，令人疑惑不解的是，林肯当选后，他又款待了林肯，事情是这样的：1861 年 2 月 16 日，林肯前往华盛顿赴任，途中经过布法罗时拜见了菲尔莫尔，菲尔莫尔对他是盛情款待，两人还一同去了教堂，后来这成了援助印第安人的一件好事，至于两人讨论的是什么问题、结果如何，都无从可知。

1861 年 4 月 15 日，美国内战正式爆发，在内战期间，菲尔莫尔做了许多自相矛盾的事情，一方面他也积极投身到支持联邦

的各项活动中，曾在布法罗组织了一次群众集会，并发表讲话说：“任何人都不能回避国事赋予的责任。我们已经处于危机之中，任何人都没有权利采取中立。”由此，他还捐款给联邦军队的士兵家属，甚至还组织了一支家乡保安队，并经常为联邦事业发表演说。但在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这场战争或许是多余的，并对林肯政府一再提出批评。不过，有一点我们必须承认，菲尔莫尔确实发现了内战中的许多失误和不足，这可能就是他批评林肯政府的原因所在。在1864年的竞选中，菲尔莫尔反对林肯连任，支持民主党候选人麦克莱伦。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他评论当时的美国面临着“经济崩溃和军事专制”的局面，国家要灭亡了。在内战后的重建时期，他又同情对南方叛乱分子采取姑息政策的安德鲁·约翰逊总统。但不管怎样讲，这些事情和言论也充分表明菲尔莫尔在对待奴隶制问题上始终没有摘掉温情主义的面纱，并且这种温情主义遭到许多人的长久性的指责，甚至在林肯遇刺之后，有一伙人破坏了他住宅的华丽外表。

菲尔莫尔的一生，身体状况一直非常良好。1874年初，当他74岁时还向朋友夸耀说：“我的身体毫无问题，我还像过去一样吃喝睡，对公共事务有浓厚的但不露声色的兴趣。如果菲尔莫尔夫人能够康复，我理应感到身居人间天堂的快乐。”谁知刚刚过了5周，即1874年2月13日，菲尔莫尔在剃须时突然中风，左手失去了一切知觉，并迅速扩展到左半边身、左脸部，他的私人医生詹姆斯·怀特和会诊医生格雷对他进行了比较精心的护理，使之病残肌肉得以部分康复。2月26日，菲尔莫尔再次中风，这次他已没有康复的可能了，发病区已扩展至喉部，连流质食物也难以下咽。3月8日晚，在失去知觉几小时后，菲尔莫尔

平静地死去了。从发病至死去，时间不过三四周时间，像流星划过夜空，溘然而逝。最后，他的遗体被埋葬在布法罗的森林草地公墓。